



母亲的茉莉花茶

张凤英

在我童年时代，父亲很喜欢叫他的朋友来家里喝酒，也没有什么好酒，就是一瓶牛栏山二锅头。母亲会用几个小菜招待父亲的朋友，酒足饭饱之后，母亲还会给客人沏一壶茶。当时最好的也就是茉莉花茶。我们家只有茉莉花茶。母亲将茶叶放在一个漂亮的茶叶盒里，藏在带着锁的柜子里，不让我们品尝，专门留着招待父亲的朋友。

父亲的朋友来吃饭，我们这些孩子和母亲都不许上桌，只能在院子里蹲在石头上吃，而且吃的是粗粮、咸菜，更没有茶水，所以，我很想品尝一下茉莉花茶的味道。

母亲沏茶用的是一个紫泥茶壶，擦拭得乌黑油亮，清香的茶水从紫泥壶里倒出来，有一股沁人肺腑的香气，总让我感觉只有那些有文化、有品位的人才配得上“茶叶”这种高档的饮品。可是父亲的那些朋友远不像有文化的人，他们长相粗鲁、谈吐不雅，经常说一些粗俗的笑话。我心里有点埋怨父亲，怎么结交了这样一些朋友。

母亲说：“这些人，虽说是粗人，但是都有一颗善良的心，他们都是你爸爸的哥们。我们用茉莉花茶接待他们，是感谢他们对你父亲的帮助。”

听了母亲的话，我慢慢地发现父亲总是一边喝茶，一边给那些哥们讲故事，讲孙悟空对师父的赤胆忠心，讲唐僧对求得真经的执着。

有个人问：“孙悟空一个筋斗云就十万八千里，那不是就可以到西天取回真经了，还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干啥？”

父亲喝一口茶，说：“按照你说的，人生来就是向着死亡而去的，那还要出生干什么？人就是要经历人生的过程。”

那些哥们听了父亲的故事，对其中的道理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真佩服父亲讲故事的能力，一杯茉莉花茶，一个品茶的过程，父亲说服了这些单位领导们管不了的“惹事先生”。这些人后来在父亲的引导下成了单位的技术工人和能工巧匠。

父亲喜欢喝酒，更喜欢喝茶，但是他从不独饮，经常是在“讲故事”的时候与朋友共饮。父亲说：“二锅头，不可多饮，多则乱性；而茉莉花茶，多多益善，越饮心里越清净。”

有一次，父亲请朋友饮茶，朋友走了，茶壶里还有不少茶水，我趁机喝了剩下的茶，结果晚上失眠了，起身写诗歌，诗歌写得激情澎湃，非常好，我第二天投稿到当地的报社，结果发表了。我没看见，是父亲把报纸带回家的。父亲说：“茉莉花茶兴奋了你的神经，触发了你的灵感。”于是乎，长大以后，我经常在写作之前饮茶助兴。

父亲退休以后，回到了农村，虽然生活环境变了，但仍然喜欢喝茉莉花茶，母亲依旧是沏一壶茉莉花茶招待父亲的朋友，父亲的朋友也变成了朴实无华的发小、村人。母亲也参与他们的说笑，也上炕喝茶。在我心中，母亲就像一杯茉莉花茶，她的清香陪伴了我的父亲，也滋润了我们的心。作为女儿，我目睹了父亲和母亲的相亲相爱，也耳闻了父亲的故事。

母亲78岁的时候，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步，安静地睡去了。当我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整个人都垮了，血压高到180/120，被亲人们送进医院输液治疗。我爱人来医院看我，说：“你想吃点什么？”我说：“什么也不想吃，我只想喝一杯茉莉花茶。”爱人去楼下超市买了一罐茉莉花茶，我只喝了一口，就再也止不住眼泪了。母亲不在了，母亲的茉莉花茶我再也喝不到了！可是我还有许多话要对母亲说呀。祈求上天，如果有来世，我还做母亲的女儿，把心里对母亲的思念和愧疚讲给母亲听。

母亲节快到了，让这短文给母亲带去一丝温情吧！母亲的茉莉花茶，我心中永远的思念。



千斤顶

殷宗礼

千斤顶，个头虽小可威力很大。我之所以赞美千斤顶，是因为我的母亲就具有千斤顶一般的支撑力、承受力。母亲是一位从封建时代走出的小脚女人，饱尝了人间的苦辣酸甜。母亲是强者。

那时候，一个乡下的八口之家生活何其苦啊！为了减轻家庭负担，父母让排行老大、刚满18岁的姐姐参军去了，两个哥哥先后去青岛当了工人，我和弟弟妹妹都在上学。父亲积劳成疾，哮喘严重，干不了重体力活。1961年，我刚步入中学，不满50岁的父亲过世了，家庭的重担完全落在母亲的肩上。我要退学，母亲就是不答应。赶上灾害之年，两个哥哥一起回乡务农了。我家住的是草房子，每年夏季都要请人用新麦秸草搭房子。两个哥哥相继到了娶亲的年龄，没有房子，谁家的闺女能嫁呢？母亲白发多了，皱纹多了，愁思让她苍老了。

为了攒钱，无论酷暑严寒，母亲都抱着磨棍在磨坊里转。圆圆的磨道渗透了她的串串汗水，留下了她的层层脚印。为了攒钱，母亲千针万线，衣服旧了改、破了缝，兄弟姐妹接替着穿。漫长的冬夜，母亲在油灯下打麻绳、纳鞋底，手冻麻了，搓搓手再做。为了攒钱，母亲省吃俭用，把山药、大蒜、鸡蛋还有队里分的大米拿到集市上卖，买些粗粮玉米、瓜干维持生计。

在儿女面前，母亲是个铁人，身体有不适，咬咬牙挺过去。我清楚地记得，那个赶集的日子，母亲背着十几斤大米去卖。不到10点钟，天气骤变，下起大雨，母亲让村邻把大米捎走，自己在后面赶路。二哥见母亲没回来，拎着青布雨伞就冲出去，我也跟去了。看到母亲如同落汤鸡蹒跚在村南的路上，我的心酸了，泪水和雨水从脸颊流下来。回来后，母亲发起高烧，喝了大哥熬的姜水，好说歹说躺了半下午，起来口口声声说好了，又忙起了家务……母亲就是这样风里来、雨里去，操持着这个家，精打细算，攒着钱、攒着细粮(即麦子)，买房盖房、翻建旧房、置办家具，张罗着我们四兄弟都成家立业。村中的长辈们非常佩服，啧啧称赞母亲不易。

1989年，78岁的母亲在重阳节前夕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与世长辞了。母亲付出得太多太多，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像一尊千斤顶，博得了儿女和村中人的敬重。

一封不用投寄的信

周霜洁

儿子，母亲节快到了
红包不必发
礼物也不需要
写一封信，不用投递
也不用署名，给你
给自己

我似乎不是一个好母亲
不够细心也欠缺温柔
这些年，我们一起成长
岁月于我，越来越像一把倒钩刺
偶尔溅出血带出泪
也有疼得钻心的时候
都过去了
而你，在正复制我的青春
走我曾经走过的路
路过那些荆棘和花朵

曾经刺痛我的依然会刺痛你
你依然会热爱值得热爱的事物
你总要经历的
是坍塌又重建的过程

中年之后不谈理想埋头生活
吝于表达羞于说爱
偶尔的破碎激荡
不过是小波澜
这世界过于喧闹，我们需要一点空间
安放涨潮的思念
礁石沉默 海鸥盘旋
渔船越来越小
忽略那些泡沫和漩涡
我愿意把所有美好的再想象一遍
而你，是这其中最好的一部分

母亲

宫艾蕤

母亲，
世上最伟大的女性

每个蹒跚、奔跑的孩子
都曾是一头失控的小兽
那些无理取闹的任性
像母亲手中捧着的花瓣
落进碎玻璃
有着尖锐的疼痛
却被母亲不动声色地
一一收起

倘若人类拥有可以嫁接的翅膀
医院，一定挤满了排号等候的母亲
拢起双臂，忍住疼痛
只是为了目送孩子们
一寸寸，飞向更高远的辽阔

手

邓兆文

本该拿笔的年纪，她
却拿起了锄
土地大得像一张
无边的纸
她埋头在上面画画
直到把自己画进去
画的比农民还像农民

而这远远不够，为挣
几两贴补家用的碎银
她又像一只蜘蛛，借着
星月的微光，拼命地
织网
直到最后把自己的
一头黑发也织了进去

现在，她还是停不下
儿女们需要她补生活的短板
而自己身体上的短板
她却从来视而不见
仿佛手这个岗位
从生下来，就是为母亲
量身定做

母亲的声音 (外一首)

彭贤春

母亲的声音
越来越轻细，越来越
柔软
低进嗓门，滑落心坎
一不小心，无处找寻

母亲曾经的大嗓门
追赶上我，呼唤过我
大大咧咧骂过我
那声音，掷地有声
那声音
把无数个昨日摇响

摇响
在山岗上，在风烟里
在我一个转身的
后背，想用手抓住的
瞬间
就融化了，像透心凉的雪

流金岁月

母亲问我要不要莴苣
问我要不要大蒜
问我要不要香菜
园子太小
春天太过拥挤

四月，与母亲相遇
她正挑着菜篮子
太阳刚从抽着红芽的
紫藤树尖顺过
昨日半夜的雨
还沾在菜叶上顾不及
甩下来